

魯迅

■ 范銘如 主編

■ 范銘如 編著



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
做夢的人是幸福的；
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
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
假使尋不出路，我們所要的倒是夢。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魯迅 / 范銘如主編; 范銘如編著. — 初版一刷. —
— 臺北市: 三民, 2006
面; 公分. — (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 / 03)

ISBN 957-14-4534-7 (平裝)

848.4

95007235

三民網路書店 <http://www.sanmin.com.tw>

© 魯 迅

主編者 范銘如
編著者 范銘如
發行人 劉振強
著作財產權人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發行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電話 / (02)25006600
郵撥 / 0009998-5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門市部 復北店 /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
重南店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
初版一刷 2006年5月
編 號 S 833350
基本定價 參元陸角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4-4534-7 (平裝)



魯迅



三味書屋，這是魯迅少年時期唸書的私塾。（《中國語文》第六冊，p.88，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一九〇三年魯迅留學東京弘文學院時所拍攝；據說這是在他剪去辮子之後留影。（《中國語文》第六冊，p.88，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魯迅留學日本，圖為一九〇九年攝於東京。（《中國語文》第六冊，p.88，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魯迅



魯迅的手稿。《中國語文》
第九冊，p.23，香港教育圖書
公司)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
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以
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也。

……自然，在這中國，也不免夾雜些
將舊社會的病根暴露出來，催人留
心，設法加以療治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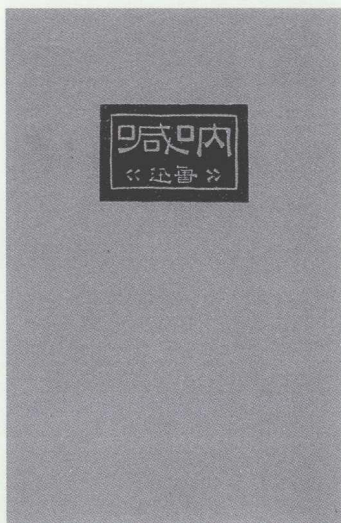
咸亨酒店，
魯迅的短篇
小說《孔乙
己》的故事
地點。



魯迅與弟弟周建人（左）
合照，中間為許廣平，右
後則是孫伏園。《中國語
文》第六冊，p.88，香港教
育圖書公司)



魯迅



一九二三年，魯迅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由北京新潮出版社出版，封面為魯迅親手所設計。（《中國語文》第九冊，p.23，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一九二五年魯迅為俄文版的《阿Q正傳》所拍攝的作者影像，並且為這個譯本寫了序言與自序傳略。該書於一九二九年於俄國出版。（《中國語文》第九冊，p.23，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魯迅



一九二八年魯迅攝於上海景雲里寓所。(《中國語文》第六冊, p.88,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一九三一年魯迅和妻子許廣平以及兒子周海嬰的合影。(《中國語文》第六冊, p.128,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叢書總論

廿二

白話文學是中國追求現代性過程裡重要的媒介，也是最顯著的成果之一。隨著現代化需求的加速，中國的知識分子先從科學、技術、制度、機構等等洋務運動的推動，再到西方文明文化思潮的翻譯學習，乃至於對中國傳統進行全面性反思，一系列革命性的變革，自十九世紀中葉發軔，直到二十世紀上半部仍然方興未歇。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中觸動傳統思想與文化體系的革新機制，表現在文學層面上，最明顯的就是文學形式與內涵的劇烈變易。不論是語言文字（文言、白話、外來語），抑或者是文類（詩歌、散文、小說、戲劇）以及藝術技巧（寫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徵主義）各方面，都開展出具有現代意義的優異成績。這一批歷經現代化狂潮的知識青年，憑仗手中滿溢著救亡圖存熱情的筆桿，寫下中西文化碰撞、新舊秩序轉型時關於國家民族走向的辯證權衡，各種社會現象的觀察針砭、文藝發展理念與實際操練的磨合問題。其中，置身紛亂動盪時代裡個人身分處境的摸索抉擇，甚至生命情感的壓抑抒發，更成為作品裡動人心弦的主題。

從清末至民國，白話文學以及其中富含的革新、異議精神連綿不絕。現今我們

慣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愛國運動同時作為現代白話文學的起點，乃是取其象徵性的時間意義。事實上，五四運動只是中國現代化進程裡一個承先啟後的顯著里程碑而已；新文化的醞釀萌發自有其細膩輾轉的過程，而白話文學的發展流變，當然也不是在二〇年代才透露端倪。有鑑於此，本套叢書不以五四之後的作家作品為限，還上溯至二十世紀以前即大力、長期呼籲文化文學革命的梁啟超。這樣的作法，希望一方面強調時代思想變革的漸進式歷程，一方面以梁啟超具備的傳統士大夫及新式知識分子的雙重典範，彰顯現代文學傳統裡新舊文化銜接合流的特質。

整體而言，選入《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的作家都是在現代文學創作上具有獨特貢獻，並且持續保有文學影響力的大家。他們的成就不僅早在文學史上獲得肯定，他們的作品也一再地被選入各種版本的教科書與文學讀本中。一談起新詩，我們總是再別不了徐志摩、聞一多以及戴望舒；一想到散文，腦海裡立刻浮現朱自清、夏丏尊、許地山和梁啟超的背影；提及小說，魯迅、郁達夫和蕭紅的吶喊猶在耳邊。透過文學，他們或者傳達個人對家國社稷的企盼與關懷，又或者抒發個人真摯的情感來表現中國人的現代精神。有的作家個性強烈率直，有人委婉節制；表現於文采上，典雅瑰麗或是質樸清華亦各擅勝場。這些作家作品各因其耀眼的特質，成為文

學史上不可或缺的扉頁。

但是耳熟能詳不代表全面理解，有時反而會淪為想當然爾的片面化、刻板化閱讀習慣。此外，兩岸長期以來因為政治體制與文化體系的不同，對作家的評價或作品的評論產生極大的落差，政治立場雷同的大力吹捧甚至神格化，反之則將之醜化甚至從史料中除名，不然就是選擇性地介紹特定類型的作品。這樣的詮釋偏見隨著兩岸的開放交流、文史學者們不斷地辯論修正後已經獲得長足的改善。然而，學術層次上推展出來的看法落實到中學教育層面上的改變，原本就需要長時間的轉化。文學教改的時程卻在當前環境的挑戰下愈顯急迫。姑且不論傳播娛樂的多元刺激或功利導向的社會價值導致文學人口的快速流失，時代的推移不但使得歷史情境、文化脈絡越來越疏遠陌生，連當初所謂的現代白話語彙到今日都有些像文言文那樣的艱澀難懂。在這種種不利的因素下，青年學生即使有心學習也可能不得其門而入。

《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大賞》叢書的策劃就是希望能夠以更當代、更全面的選介評析引領年輕學子進入現代文學的殿堂。十位負責編選執筆的專家都是全國各大學中文系所裡的資深教授：洪淑苓教授（臺灣大學中文系）、張堂錡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許琇禎教授（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語教系）、陳俊啟教授（東海大學中文系）、

廖卓成教授（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教系）、趙衛民教授（淡江大學中文系）、劉人鵬教授（清華大學中文系）、蔡振念教授（中山大學中文系）、賴芳伶教授（東華大學中文系）。不僅學養豐富，對於學生知識上的不足與誤解也有長期的觀察了解。本叢書除了對作家廣為傳誦的經典及創作特色再予以深入並系統化的賞析之外，還希望呈現作家更多的文學面向，在讚揚他們的藝術成就、人格道德或時代洞見之餘，也不諱言他們書寫、個性或思維上的局限。回歸到文學的、文化的、人性的、生活的層面，更可深刻地體會到他們如何在紊亂脫序的年代中搏鬥掙扎、矛盾挫折，對於他們的作品也才能夠給予較客觀的評論。

這套叢書以每位文學名家為單獨一冊。每一本作家專輯以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為主，每篇作品輔以注釋和賞析，前後則以綜論作家生平與文學風格的〈導讀〉一篇，以及條列式的作家大事〈年表〉。篇幅所致，選入的作品以短篇為主，中長篇則為節錄；另外根據每位作家的藝術表現，對於不同的文類也有不同的比重安排。此套文學大系的出版，三民書局龐大的編輯群們功不可沒。最必須感謝的還是在繁忙課務及研究中還特地抽空耐心編寫專卷的每一位學者。你們的熱忱，讓二十世紀的文學源流汨汨地導入新的世紀。

導 讀

廿二
新報

魯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原名周樹人，字豫才，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府的仕紳望族。大弟周作人，也是散文名家。周氏家族一度衰敗，祖父周介孚苦學高中進士後，成功地重振家業。可惜，一場弊案中斷周介孚的仕途，並入獄服刑七年。祖父入獄後家境頓時陷入困境，因為父病弟幼，少年魯迅便與母親魯瑞共同承擔起家庭重擔，到處籌措借貸。家庭迅速沒落的慘痛經驗，使他深切地感受到科舉官場的險惡，以及親友的虛偽冷酷。因此，對於封建文化與家族制度的批判、破落戶與暴發戶子弟嘴臉的描寫，以至中國人偽善、殘忍、奸詐、落後等等醜態的揭露，在他的小說與雜文中一直是重要的主題。

家庭的變故使得魯迅的個性早熟而陰鬱，成年後立意遠離故鄉，「走異路，逃異地」，到南京的江南水師學堂唸新式的教育。在南京，魯迅開始接觸到西式的學科教

育，並受到梁啟超、嚴復等人的啟蒙思想影響，深信西洋科學知識能促進中國的富強。三年後畢業，取得官費留學的資格，前往日本攻讀醫學。就學期間，曾於課堂上看到一張幻燈片而大受震撼。畫面上是一個即將被日軍砍頭示眾的中國人，旁邊圍繞著一群體格強壯的中國人等著欣賞行刑的盛況。據魯迅自述，「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了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動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於是，魯迅逐漸放棄醫學與科學，轉而從事文學和文化的維新。留日七年之間，他翻譯許多西方小說，對於同樣關注「被壓迫民族」的俄國及東歐文學特別偏好，並結集成《域外小說集》二冊出版。他對救國與救人的興趣，也從外在生理的醫治，轉向內在精神的探索。對中國人的「國民性」及其文化病癥的省思，使他日後寫出集中國人劣根性於一身的經典小說〈阿Q正傳〉。

魯迅雖然追求西方進步文明，自己卻未能完全叛離他痛惡的封建禮教。一九〇六年，魯迅母親佯稱病重，召騙他返國與朱安女士成婚。魯迅年幼時即與母親患難與共，終生事母至孝，忍痛服從母命完婚，三天後即逃回日本。這個婚姻一直困擾

著魯迅，他曾說：「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一九〇九年，母親再度召喚他返鄉謀生，魯迅揮別居住七年的日本，重回家鄉。

魯迅回國後先在杭州和紹興教授生理和化學的課程，後來又到北京教育部任職，閒暇時以抄古碑、校勘古籍打發時間。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的喜悅維持不了多久，軍閥混戰、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接踵而至的政治亂象，使他對於中國的前途越來越悲觀，心情愈加寂寞憂憤。長期的壓抑鬱悶以及對中西文化的思考，使得魯迅一寫起小說就不同凡響。一九一八年他應好友錢玄同之邀，在以鼓吹新文化運動為宗旨的雜誌《新青年》上發表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迅速獲得廣泛激烈的迴響，一舉為中國現代白話小說創作拉開序幕。

從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三六年逝世為止，魯迅除了小說創作外，還寫作大量的雜文、散文詩、序跋、書信、日記、學術著作和翻譯作品。小說、雜文的特色及影響尤為顯著。魯迅的小說集共有三本《吶喊》（一九二三）、《彷徨》（一九二六）、《故事新編》（一九三六），計三十三篇中，短篇小說，前兩本是作家的原創，後一本則取材古代神話和傳說加以改寫。在《吶喊》的自序裡，魯迅將深受封建傳統禁錮的

現代中國困境形容成為一間鐵屋子，被關在裡面的人昏昏沉沉地睡著，不久都要悶死了。他希望由少數清醒的人的吶喊聲，能讓更多人驚醒、奮起，一起將鐵屋摧毀。因此，〈狂人日記〉用白話文代表新文化論述，用日記體強調個體心聲，挑戰以宗族、國家、集體、意志為尚的舊制度，諷刺幾千年來用文言文寫下的道德規範猶似吃人的禮教。那些似是而非的封建信念雖然無意吃人，卻未必不會在無意中造成傷害，例如〈祝福〉裡視寡婦（被迫）再嫁為罪孽的四叔與魯鎮眾人，間接導致祥林嫂的悲劇；執迷於「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大夫價值，〈孔乙己〉的主角始終無法正視現實，最後反成為科舉制度的犧牲品。相較之下，〈一件小事〉裡的車夫雖然不懂什麼「讀書人的事」，他的良知及行為勇氣卻比那些士人、官僚高尚許多。

魯迅對舊社會的批判並不代表他全盤否定傳統。魯迅不僅愛讀各類筆記、傳奇、野史、民間傳說，校訂考據過三本古典小說研究著作，最後更囊括古代神話以至晚清的各類型小說，寫就《中國小說史略》一書。這些非官方的文獻資料提供了他創作《故事新編》的靈感。通過藝術性地再創造，魯迅將先聖顯達做出另類而現代的評價。例如以女性神話人物「女媧」，而非傳統上的男性人物盤古，建構出中國文化起源的現代史觀。〈出關〉裡對孔儒虛假、老子虛妄的譏諷，〈非攻〉對墨子兼愛的

尊崇，都可看出魯迅反體制、反主流以及悲憫積極的戰鬥精神。

魯迅的公眾形象慣常與啟蒙主義先驅、文學鬥士和青年導師相連，但是自己卻難以擺脫封建觀念的束縛。五四浪潮中最重要的一項改革便是爭取個人戀愛婚姻的自由。一九二〇年中期，魯迅結識後半生心靈與生活的伴侶許廣平，面對彼此滋生的感情時原本退縮猶豫。在女方無畏世俗流言的愛情力量中，魯迅最後決定與許廣平共築家庭，育有一子。然而與朱安的夫妻名義卻維持不變，並終身負擔她的開銷費用。魯迅個人痛苦的三角關係說明了新舊文化交替時道德上的兩難。因此魯迅也不乏對自身及思潮的反思。例如〈狂人日記〉裡呼喊著救救孩子的狂人竟向現實妥協，走入科舉仕途。〈祝福〉裡的敘述者也無能給祥林嫂任何指引。〈傷逝〉一文更是對戀愛至上的時代青年提出警訊，注意現實的殘酷足以扼殺浪漫的情懷或崇高的理想。新的行為思維是否禁得起實踐上的考驗？能否醫治人心世道的沉痾固疾？魯迅並不比他同代文人那般天真。

相較於小說的晦澀抑鬱，魯迅的散文明快犀利，對不以為然的人事，極盡冷嘲熱諷、狂批猛攻之能事。不管是古典小品文或是現代的散文，多半強調抒情敦厚，魯迅的散文卻思想性強烈而且直言尖刻，故亦稱「雜文」。〈夏三蟲〉一文裡，明寫

蚊蠅跳蚤的好壞，暗地裡罵人不如蟲的嘴臉，可說是諷刺文體的傑作。

魯迅的散文不僅僅是把他在小說裡關注的議題以更清晰直接的方式闡釋而已。

他更為讀者開啟多元面向去思辨當時熱門而現在依然重要的問題，如國民性與現代性。〈從孩子的照相說起〉一篇，由攝影——西方科技之眼——反顧中國式的教育和美學標準；〈電影的教訓〉則是由另一樣西方文明的產物，電影，說明徒有形式技術上的模仿移植，距離真正革新／心的目標尚有一大段路要走。魯迅認為，現代中國人應以更主動、積極的〈拿來主義〉去吸取外國文化，存菁去蕪轉為己用。然而他不忘提醒讀者，要「沉著」、「有辨別，不自私」，〈娜拉走後怎樣〉舉婦女解放運動為例，點出覺醒者仍將面對更殘酷的現實挑戰，過度樂觀與理想化反易淪為無謂的犧牲。〈風箏〉則是魯迅少見的抒情美文，回憶幼年兄弟家居點滴，淡淡感傷中又有耐人玩味的哲思，透露作家細膩柔軟的一面。〈我怎麼做起小說〉是夫子自道，對想研究魯迅文學或想承其創作衣鉢的讀者們，應可提供較為清楚的脈絡。

二十世紀初如火如荼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倏忽已成上世紀的往事，叛逆青年們的文學作品也被公認為寶貴的文化遺產。魯迅如果有知，不知道會覺得鐵屋完全被拆除了？部分拆除了？還是又出現了另一間鐵屋？從當代的眼光檢視魯迅的吶喊，也

許有些破舊立新的呼籲流於偏激武斷，輕估自己傳統價值的後遺症，反有落入被文化帝國主義殖民的危險。但是，邁入新紀元的我們，又何嘗不是擺盪在舊傳統與新思維中？在反思自身國民性的同時，思索著該用怎樣的「拿來主義」與國際化、全球化接軌？新青年們的困境與嘗試，對當代青年並非全然陌生。閱讀魯迅，以及二十世紀名家作品，不只帶我們重回白話文學萌發的現場，認識他們在荊棘裡綻放出的繁花盛景，更藉由他們在古今、中外文化中的衝撞建構，重新審視我們成長的軌跡與走向。